

(宋)鄧名世撰
王力平 點校

古今姓氏書
辯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

(宋)鄧名世撰 王力平點校

古今姓氏書辯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今姓氏書辯證/(宋)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210-03346-7

I. 古... II. ①鄧... ②王... III. 姓氏—研究—中國—古代 IV. K81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3718 號

古今姓氏書辯證

(宋)鄧名世 撰

王力平 點校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南昌市紅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張:25.625

字數:360千 印數:1—1500冊

ISBN 7-210-03346-7/K·425 定價:50.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經路47號附1號
郵政編碼:330006 傳真:6898827 電話:6898893(發行部)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贛人版圖書凡屬印刷、裝訂錯誤,請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前 言

一、鄧名世的身世與《古今姓氏書辯證》的撰著

鄧名世，字元亞，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人，《宋史》無傳。其父早卒，仕履生平不詳。祖父鄧孝甫，見於《宋史·隱逸傳》：孝甫字成之，進士及第，官至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後坐事去官，遂閉門著書，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篇。宋哲宗元符末年，詔求天下直言之士，孝甫以八旬高齡上書指陳時弊，痛責權臣，結果為蔡京陷害，削籍羈筠州。時鄧名世尚幼小，亦從祖父發遣^①。不久，孝甫病危，臨終前命名世執筆留下遺言：“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總之，從《宋史·隱逸傳》等文獻的記載可知，鄧名世大約出生於北宋神宗末年或哲宗初年，青少年時代曾經歷徽宗、欽宗朝以及兩宋之際劇烈的社會動蕩，而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使其祖父鄧孝甫仕宦不利而抱憾終身。祖父的影響和幼年時的流放經歷，對鄧名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祖父死後，鄧名世迺攜家小“晦跡窮山”，顛沛流離有年，後回到故鄉臨川，以教授著作為業。名世精通《春秋》學，政治上也傾向於元祐黨人^②。但當時王安石倡導的“新學”影響猶在，《春秋》被貶為“斷爛朝報”，其學亦不為當世所重。名世雖也多次問津科場，但“議

①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古今姓氏書辯證》附鄧椿年乾道四年（1168）序。

② 《宋元學案》卷三五《陳鄧諸儒學案序錄》：“又同舍告勿藏元祐黨人文集，（名世）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全祖望亦將鄧名世歸類為“元祐之餘”。

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科場不第並未影響名世的學術追求，他潛心學問，以經傳、《國語》參互援據，“考三傳同異，往往為諸儒所未到”^①。鄧名世撰寫了《國譜》《年譜》《地譜》《人譜》，通稱《春秋四譜》^②，另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等著作^③，在《春秋》學方面創獲甚多，成為《春秋》學式微時期卓有成就的學者。

紹興二年七月，祖父鄧孝甫終被昭雪^④。不久，御史劉大中宣諭江西，錄鄧名世書薦呈朝廷。紹興四年（1134）三月，宋高宗召見鄧名世，名世獻所著書《春秋四譜》《辯論譜說》《古今姓氏書辯證》等。當時的吏部尚書胡松年審閱了鄧名世的著作，稱讚其“貫穿群書，用心刻苦”；“學有淵源，辭亦簡古，考訂明切，多所按據”^⑤。高宗於是賜名世進士出身，以剛定官兼史館校勘^⑥。但不久名世即回鄉為母服喪，直到紹興七年十二月才重回史館，復讎校之職，“仍參筆削之官”，繼續為校書郎^⑦。因此，實際算來，名世在史館尚不足五年。紹興十一年（1141）冬，名世因忤秦檜旨，被以“擅寫日曆”罪名罷官^⑧，

① 《宋元學案》卷三五《陳鄒諸儒學案序錄·剛定鄧先生名世》。

② 《玉海》卷五〇《藝文·譜牒》“紹興姓氏書辯證”條。

③ 《宋元學案》卷三五《陳鄒諸儒學案序錄·剛定鄧先生名世》。

④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六紹興二年七月，贈故右承議郎鄧孝甫直龍圖閣。孝甫去世後三年，曾復官其曾孫一人。

⑤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四紹興四年三月；《玉海》卷五〇《藝文·譜牒》“紹興姓氏書辯證”條。

⑥ 鄧名世《歐陽澈墓表》云：“紹興四年春，是時名世方為正字，待罪史館。”載歐陽鉞輯《歐陽修撰集》卷七《事蹟》附錄。

⑦ 李彌遜：《筠溪集》卷四《名世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陳騭：《南宋館閣錄》卷七、八《館聯》。

⑧ 《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人物》下。

後在家鄉去世^①。鄧名世多舛之仕途，亦與祖父鄧孝甫相似。

鄧名世家學深厚，淹博多識。據《朱子語類》記載：

鄧名世吏，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考證文字甚多，考證姓氏一部甚詳，紹興府有印板……鄧著作後為秦檜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褫官勒停^②。

按此“先吏部”，即朱熹之父朱松，也曾在史館與鄧名世同局共事。眾所周知，朱熹評騭人物以苛刻著稱，但他對鄧名世的學識是由衷服膺的。鄧名世仕宦生涯短暫，而著述生涯卓有成就，除以上提到的《春秋》學方面的著作外，還著有《國朝宰相年譜》《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等，共三百卷^③。此外，高宗時，《哲宗實錄》元祐八年若干卷亡佚，名世參據《御集》及《日曆》《時政記》《玉牒》等書補充完備，另編纂《建炎以來日曆》三百七十卷^④。可惜鄧名世遺文至今僅存《歐陽澈墓表》一篇^⑤；著作流傳至今的，也唯有《古今姓氏書辯證》一部。

《古今姓氏書辯證》(以下簡稱《辯證》)的撰著過程、卷數及版本情況頗為複雜，據鄧名世之子鄧椿年乾道四年(1168)所作《辯證序》稱：

- ① 鄧名世生卒年史皆未書。其卒年，據熊克《中興小紀》卷二九：紹興十一年九月，著作佐郎鄧名世因擅寫日曆，罷去，久之卒於家。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云：“紹興二十六年，進士鄧椿年言：故父左奉議即名世，以忤時相廢弛，不該日曆實典，乞褒贈。”則名世卒於紹興十一至二十六年間(1141—1156)。
- ② 《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 ③ 《宋元學案》卷三五《陳鄧諸儒學案序錄·刪定鄧先生名世》。
- ④ 《江西通志》卷八〇《人物·撫州》鄧名世條。
- ⑤ 歐陽澈，字德明，鄧名世同鄉、抗金義士，事見《宋史·忠義傳》。鄧名世所作《墓表》，附於歐陽鉞輯《歐陽修撰集》卷七《事蹟》。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學，雖飲食夢寐弗置也。尤喜稱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勳業之懿，以詔子弟。故《古今姓氏書辯證》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書於宣、政之間。時諱學史，方貧賤中，無書檢閱，闕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後稍銓次增補之，蓋成書於建炎之初。是時晦跡窮山，攜幼避地無虛辰，昨給禮上於法官者是也。然居懷未滿之意。其後蒙恩，備數太史之屬者八年，始盡得銓曹命官脚色冊，烏府班簿，櫛括次序之，稍稍備矣。紹興辛酉冬，放歸山樊，家書稍備。會韓衢州美成同寓臨川，借其家藏《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稽考參訂之。及將易簣，謂椿年曰：“《姓氏》未成全書，死不瞑目。”……椿年既得是語，迺盡哀手澤遺編斷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誌，訂證次序之，釐為四十卷，即此本也。

仔細分析鄧椿年的記述可知，《辯證》先後有過三個版（稿）本，即五卷本、十四卷本和四十卷本。五卷本成書於北宋政和、宣和年間（1111—1125），當時鄧名世身處貧賤饑寒中，無書檢閱，故闕文甚多。今四庫本《辯證》所載高棗宣和五年序文應即為此而作。但五卷本《辯證》是否公開刊行則不得而知。此後鄧名世又對《辯證》“銓次增補”，到建炎初年，規模增至十四卷。由劉大中推薦給高宗的，應即此本。但當時鄧名世“晦跡窮山，攜幼避地”，所能參據的文獻仍然有限，因此作者“居懷未滿之意”。此後鄧名世入史館任校書郎，遂利用館藏豐富文獻，如“銓曹命官脚色冊、烏府班簿”等，增補考訂，使之漸臻完備。而在“放歸山樊”後，又向同居臨川的韓美成索借《熙寧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譜》等書，“稽考參訂之”^①。鄧名世去世後，其子椿年繼承父親遺志，悉心整理“遺篇斷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誌，訂證次序之”，最後釐定為四十卷。因名世知交、尚

^① 鄧椿年乾道四年所作《辯證序》。

書程大昌的鼎力襄助，此四十卷本終於在乾道四年（1168）梓行。總之，《辯證》的修撰前後歷數十年，所謂“始於政、宣，而成於紹興之中年，父子相繼，以就是編，故較他姓氏書特為精核”^①。

《辯證》一書屬私人修撰。鄧名世對前人以及當代姓氏著作大多停留在記錄而不是研究姓氏的現狀十分不滿，認為自應劭以來，姓氏之書“因陋就誣，不可以訓”。因此，他首先從考證姓氏文獻的真偽入手，“專取《左氏》《國語》為主，而參以五經子史之文，自《風俗通》以來，凡有所長者，盡用其說，至穿鑿訛謬，必辨解而疏駁之。諸書之誤，十已辨其五六。其不知者，闕之，以俟君子”^②。可見鄧名世以清理以往姓氏譜牒學的成果，修撰一部新古今姓氏全書為撰著宗旨^③，希望在學術上有所創新。這就使“長於辯論”成為此書的一大特點。鄧名世還強調：“姓氏之書不可誤，誤則子孫失其祖，而後世秉筆者無所據依。”^④其對修纂所秉持的嚴肅態度和嚴格的標準，都是難能可貴的。

二、宋代姓氏譜牒學的發展與《辯證》一書的優長

姓氏譜系之學，本屬於傳統史學範疇，濫觴於西周，所謂“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⑤。鄭樵《通志·藝文略》將“譜系”分為帝系、皇族、總譜、韻譜、郡譜、家譜六大類，其中不乏屬於姓氏學性質的著作，可見在古代文獻中，姓氏與譜牒是沒有嚴格區分的。早在戰國時代，即有《世本》敘黃帝以來世代帝系，司馬遷據以作《史記》。後又有《帝王年譜》《鄧氏官譜》。東漢應劭著《氏族》一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子部·類書類》一。

② 殘宋本《古今姓氏書辯證》鄧名世原《序論》三。

③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十一高氏。

④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六陳氏。

⑤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

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晉代有摯虞《族姓昭穆記》，劉宋有何承天《姓苑》二篇。北魏太和年間，朝廷詔令諸郡中正各列本土氏族，纂為舉選格，名《方司格》，是為較早的官修譜牒^①。而隨着門閥士族制度的發展，辨郡望高下、明士庶之別的社會需要增加，更促進了研究姓氏源流的姓氏學（特別是記錄一家一姓世系的譜牒之編纂）的繁榮。唐朝初年，為調整新貴勳戚與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關係，朝廷曾多次組織大型修譜活動，如貞觀年間的《氏族志》^②，高宗、武則天時期的顯慶《姓氏錄》，以及玄宗初年的《姓族錄》等。這個時期，民間私人修譜也十分活躍，所謂“隋唐而上，家有譜狀，官有譜學”^③。唐中葉以降，隨着科舉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譜系在社會生活諸如仕宦、婚姻、封爵等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唐末五代的戰亂，更造成了大量譜牒文獻的散失。

然而，入宋以後，姓氏譜牒著作的修纂似乎又出現了一個新高潮，這主要表現在宋代學者較多關注姓氏問題，有關姓氏譜牒問題的探討出現在各類著作中。即以這個時期的韻書、地理著作而論，其中就包括了相當多的姓氏學內容，如北宋真宗年間陳彭年等人纂修的《廣韻》，仍沿襲《唐韻》中有關姓氏的內容，在每姓之下注明了漢姓、虜姓以及源流。又如樂史等編纂的大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記》，也增加了“姓氏”一項，將歷代郡姓以及等第作為地方人文地理的重要內容，詳列於州府建置沿革、府境、戶口之後。此外，洪邁撰《容齋三筆》，卷二《漢人希姓》一節即專門輯錄“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於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④；謝維新（字去咎）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其《續集》即為《氏族》《姓名》《家世》《類

① 《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附柳芳傳》。

②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

③ 鄭樵：《氏族略序》。

④ 《容齋三筆》卷二《漢人希姓》。

姓》諸門^①。宋代姓氏譜牒之學發展的突出表現，還在於一大批姓氏譜牒類著作的問世，其作者更不乏當世名儒，據《通志·藝文略》、《玉海》卷五〇《譜牒》、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宋史》二〇四《藝文志》等有關記載，宋代姓氏譜牒類著作主要有以下三類：

1. 名人名族家譜：劉沆《劉氏家譜》一卷，向臧《向敏中家譜》一卷，錢惟演《錢氏慶系譜》二卷，王回《清河崔氏譜》一卷，蘇洵《蘇氏族譜》一卷，司馬光《臣寮家譜》一卷，陶直夫（陶侃之後）《陶氏家譜》一卷，符承宗《符彥卿家譜》一卷，李復《南陽李英公家譜》一卷，成鐸《文宣王家譜》一卷，顏嶼《兗國公正枝譜》一卷，《韓吏部譜錄》二卷，毛漸《毛氏世譜》一部，曾肇《曾氏譜圖》一卷，唐邴《唐氏譜略》一卷，李燾《晉司馬氏本支》一卷，《齊梁本支》一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王謝世表》等^②。此外，還有百家通譜性質的錢明逸《熙寧姓纂》六卷^③，曹大宗《姓源韻譜》四卷^④，黃邦先、宋顯《群史姓纂韻譜》六卷^⑤，丁維舉《皇朝百族譜》四卷^⑥，裴揚休《百氏譜》五卷等，而歐陽修、呂夏卿等編纂的專門記錄唐三百年間宰相家族之世系淵源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視為此類著作中的最重要成果。

2. 宋皇室及歷代宗室譜系類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韻類次宗室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子部·類書類》四十五《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②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譜牒》；《宋史》卷三八八《李燾傳》。

③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譜牒》。

④ 鄭樵：《通志·藝文略》史部家譜類。按此著與唐張九齡撰《姓源韻譜》同名。又洪邁《容齋四筆》卷九“姓源韻譜”條云：“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亦證此書為宋人撰。

⑤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類聚史傳姓韻，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英為之序。”但《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作“黃邦俊《群史姓纂韻》六卷”。

⑥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長沙丁維舉撰，周益公（必大）為之序，時紹興末也。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尚多，未有能續裒集者。”

譜》五十卷，司馬光《宗室世表》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仁宗玉牒》四卷，《英宗玉牒》四卷，《宋仙源積慶圖》一卷，《本朝維城錄》一卷，《宗室齒序圖》一卷，《祖宗屬籍譜》一卷，吳達《帝王系譜》一卷^①，李茂嵩（一作高）《唐宗系譜》一卷，《唐書總記帝系》三卷，邢曉《帝王血脈小史記》五卷，《帝王血脈圖小史後記》五卷，魏予野《古今通系圖》一卷，李至《皇族具員》一卷，《皇親故事》二卷等。

3. 專門的姓氏學著作：內容偏於淺近通俗的著作，主要有邵思《姓解》三卷，其姓氏按部首排列^②；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六卷，體例模仿史遊《急就篇》，以姓字編排成章，以便於讀者記誦。采真子《千姓編》一卷^③，仿《千字文》體例，以《姓苑》《姓源》等書撮取千姓，以四字為句，每字為一姓。此外還有《姓史》四卷，《氏族譜》一卷，《姓氏秘略》三卷，《唐譜傳引》一卷，作者不詳。紹興年間，丁維皋撰《皇朝百族譜》四卷，雖有百家譜的性質，但“自皇朝司馬氏以下百官族姓，皆推源流疏派，別志名字、爵位、錄世譜家傳及行狀、神道碑之類”^④，也是姓氏學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此外，與鄧名世同時代的徐筠（字國堅，名儒徐得之長子），學問深厚，他所撰《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卷帙宏富，應是宋代姓氏學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但此書沒有流傳下來^⑤。稍晚於鄧名世的學者章定，撰《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六十卷，所列一千餘姓，體例模仿賈執《姓氏英賢譜》，以姓氏分韻排

①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成書於政和二年，自漢迄厲顯德，每代略具數語。

② 景祐二年邵思撰。凡170門、2568氏。以偏旁類次。自序云：“歷代功臣名士布在方冊者，次第而書，所以恢張世胄，其餘疎族異望削之。”是書宋以後在中夏失傳，日本經由高麗王府得此書，故該書景祐（1034—1037）刊本完秩尚存，現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清光緒年間編輯的《古佚叢書》以及《續修四庫全書》之“域外叢書”予以收錄。

③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通志·藝文略》云吳可幾撰。

④ 《玉海》卷五〇《譜牒》。

⑤ 《江西通志》卷五〇《選舉》、卷七八《人物》“徐筠”條（出明嘉靖江西參政林廷樞輯《江西通志》即《林志》）

纂，各序源流，前列爵里，後詳事蹟言論，合譜牒與傳記為一體，也是這個時期史部譜牒類文獻中的創新之作。至於鄭樵所著《氏族略》六卷，更是這一時期姓氏譜牒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詳後）。

總之，有宋一代，雖然由於科舉制度的完善，“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貞觀氏族志》那種旨在調節士族與皇族、新貴關係，為政治服務的官修譜牒已經衰落，但姓氏譜牒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有名家名族譜的大量出現，而且百家譜式譜牒的修纂也沒有絕跡，而許多名儒都參與了譜牒的編纂，如歐陽修、蘇洵還開創了新的族譜體例，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宋代姓氏學著作在卷帙上不及以往，但在所研究問題的深度上卻超過了前代。由此可見，鄭樵關於五代後姓氏譜牒“其書亡佚，其學不傳”之說是不甚符合史實的。至於某些現代學者認為宋代以後族譜發生了重大變革，百家譜式的合譜幾乎絕跡，在史學史上譜學可謂終於宋的說法，更不免失於片面。

宋代姓氏譜牒學所以會重現生機，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唐末五代社會動蕩，朝代頻繁更迭，人民生活變動不居，民間擅自通譜，私將誥命敕狀轉賣他人的情況嚴重，如五代後唐長興年間，鴻臚卿柳膺就因將齋郎文書賣與同姓人柳居則而被處以重刑^①。正如顧炎武所說：“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②北宋初年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為姓氏譜牒學的新重新活躍提供了社會條件，這與西晉永嘉亂後“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台之子孫，混為一區”，因而周齊以來譜牒之學備受重視的背景十分相近^③。

其二，在義理之學興盛的同時，宋代史學特別是考證史學空前繁

① 《冊府元龜》卷六六《帝王部·發號令第五》。

②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姓氏書》。

③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七《經籍考·姓源韻譜》條。

榮，從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考異》，吳縝作《新唐書糾繆》，程大昌作《考古編》《演繁露》《禹貢論》《雍錄》，到理學家朱熹針對《六經》《左傳》《國語》所作的辨偽考異著作，史學領域的辨偽疑古學風盛行。這一潮流也影響到姓氏譜牒研究方面，許多學者已不滿足於搜羅史傳家乘，編纂譜系，而是將興趣轉向探蹟索隱、去偽存真的綜合研究方面。宋代姓氏學著作中學術性、綜合研究性質的成果，除去前已提到的一些著作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之外，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辯證》也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考證名著。

如前所述，宋代姓氏譜牒文獻中影響深遠、至今存世的著作，自然要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與鄭樵《通志·氏族略》。《新表》不能視為純粹的姓氏學之作，但它專采唐朝宰相家族之世系淵源，涉及漢以來衆多世家大族族源、流派，特別是唐代三百年間的政治人物之家族、仕宦，其價值又不僅限於姓氏譜牒一途。至於《氏族略》之撰述宗旨和長處，鄭樵自己有如下闡發：

自漢至唐，世有典籍討論茲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書成，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始也。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①。

鄭樵字漁仲，為鄧名世同時期人物，博駭經史，著述閎富，他精簡刪削《氏族志》《氏族源》《氏族韻》等舊作百餘卷^②，為《氏族略》六卷，置於《通志》中。《氏族略》主要取材《史記》《春秋》《世譜》，考辨帝王諸姓世系，其編纂的次序則是先天子而後諸侯、卿大夫士、百工技藝，先諸夏而後夷人。鄭樵認為古來姓氏書的編纂，主要有論聲、論字、

① 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② 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論地望三種方法，而三種方法都各有局限，無關姓氏研究之本質，故他堅持將上古“得姓受氏”的緣由分為三十二個類型。但事實上，《氏族略》之“略”者，“舉其大綱”而已。鄭樵言諸姓甚簡要，例如杜氏，只記得姓之由及杜伯子孫，再補綴以北魏獨孤渾氏改杜姓事，至於中古數代則略去，更未涉及杜氏郡望。再如劉氏，也只概述祁姓、姬姓之劉以及西漢匈奴劉氏，內容簡略。崔氏則盡引《左傳》，雖述及清河、博陵兩房來歷，但別無其他。張氏也只記上古史事。除記事簡略外，《氏族略》以上諸姓之內容，還大多沿襲附會《元和姓纂》。因此，儘管鄭樵自稱綜覽全篇後，會有“繩繩秩秩，各歸其宗，使千餘年湮源斷緒之典，燦然在目，如雲歸於山，水歸於淵，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感^①，但《氏族略》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終因其簡略而有所減損。四庫館臣雖肯定《氏族略》“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卻也批評鄭樵“多掛漏”；“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也”^②。可謂中肯之論。

比較《氏族略》及以上幾種姓氏譜牒著作，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的優長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辯證》一書廣泛徵引了不同類別但與姓氏相關的古代文獻，如先秦及兩漢文獻，有《尸子》、《子思子》、《世本》、《列仙傳》、《風俗通義》、《漢書集解音義》、史游《急就篇》、趙岐《三輔決錄》、《聊子》、《聊氏萬姓譜》、圈稱《陳留風俗傳》^③等。魏晉南北朝文獻

① 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〇《史部·別史類》《通志》條。

③ 《玉海》卷五〇《譜牒》作《陳留耆舊傳》。《隋書》卷三二《經籍志》曰：“漢議郎圈稱。”《元和姓纂》卷六圈條：後漢末有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

則有魏無名氏撰《海內先賢傳》，葛洪《神仙傳》與《西京雜記》，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張華《博物志》，皇甫謐《帝王世紀》，王子年《拾遺記》，傅餘顛《複姓錄》^①，虞預《會稽典錄》，虞豫《複姓錄》，何承天《姓苑》^②，《纂文要》，釋曇剛《類例》，王儉《百家集譜》，賈執《姓氏英賢傳》、《百家譜》，關朗《洞極元經傳》，張詮《南燕錄》，崔鴻《十六國春秋》之《後趙錄》《前燕錄》等^③。唐代文獻則有李利涉《盛氏譜》^④，何超或楊齊宣《晉書音義》^⑤，孔至《姓氏雜錄》，張九齡《姓源韻譜》^⑥等。宋代文獻則有采真子《千姓編》^⑦，邵思《姓解》，曹大宗《姓源韻譜》，宋庠《楊億（文公）談苑》，此外還有《集韻》以及鄧名世自己的著作《春秋四譜》等。以上文獻，雖多藏之石渠秘府，但都飽經歷代戰火，或殘或佚，如何承天《姓苑》、賈執《姓氏英賢傳》、張九齡《姓源韻譜》、采真子《千姓編》等，宋元後都已失傳。這些文獻在《辯證》中得以保存，有些雖僅存吉光片羽，但仍可用以輯佚或補正其他文獻，在校勘現存古籍、研究古籍的流傳及其真偽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 ① 《元和姓纂》卷二：餘，晉有餘顛，著《複姓錄》，本出傅氏。
- ② 《姓苑》，隋唐志均著錄十卷。至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二卷，無著者名。因以李為卷首，故陳氏認為是唐人作。宋以後亡佚。
- ③ 《辯證》徵引崔鴻《十六國春秋》之《後趙錄》《前燕錄》等，說明此書南宋時期尚在流傳。四庫館臣謂崔著北宋已散佚，明代復出偽書，或失於武斷。
- ④ 據《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李利涉《唐官姓氏記》五卷。初十卷。利涉貶南方，亡其半。又《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有李利涉《姓氏秘略》三卷。據《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子部道家類：道士成玄英有《莊子疏》十二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鬱州。書成，嵩高山人李利涉為序，蓋李利涉為唐初人士。
- ⑤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有何超《晉書音義》三卷，《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有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據《新唐書》卷二二三《奸臣·李林甫傳》，楊齊宣為唐中葉人士。
- ⑥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著錄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譜牒類》：《姓源韻譜》五卷，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摭諸書，纂為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
- ⑦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千姓編》一卷，稱“嘉祐八年（1063）采真子記，此書久已失傳”。

其次，與《元和姓纂》《新表》《氏族略》相比，《辯證》對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佈以及郡望數量的記載更為精確、翔實。衆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頗散佚，至清更是“絕無善本，僅存七八”，而在鄧名世作《辯證》時，《元和姓纂》卷帙尚多，因此在材料的來源上，《辯證》“大抵以《左傳》《國語》為主，自《風俗通》以下各採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①。如《元和姓纂》王氏條早已散佚，今所存者，是清人洪瑩據《秘笈新書》所補，記王氏有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東九郡望。《新表》也只記錄王氏太原、琅琊、京兆三房。《辯證》徵引《元和姓纂》王氏條，稱有馮翊、長沙、金城、廣漢、廣陵、聊城、長安、高陵、河內、河間、藍田、上黨、鄴郡、廣平、華陰、樂陵等二十四郡望。顯然，《元和姓纂》的這一段文字在清時已散佚，以至洪瑩輯佚時也沒有看到。與此相似的還有張氏，羅振玉為《元和姓纂》輯佚時，僅據《秘笈新書》補“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數十字而已。而《辯證》在記述張氏有河東、始興、馮翊、吳郡、清河東武城、河間、中山、魏郡、汲郡、鄭州十郡望之後，還徵引了《元和姓纂》如下一段文字：

《元和姓纂》曰：唐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敦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遠裔。

這條已經散佚的《元和姓纂》的原文，成為研究中古郡姓張氏分佈情況的極有價值的資料。

如所周知，唐代譜學家柳芳曾概括指出古代著姓的基本類型和分佈：“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有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子部·類書類一》。

裴、柳、薛、楊、杜首之。”^①其實，柳芳此論是就典型郡姓而言的。而具體到某一郡姓之下，實際又劃分為若干郡望，分屬於不同的地域與類型。但柳芳之論影響深遠，後之學者論中古郡姓劃分，大多以這幾類郡姓與某一地域相聯繫，如張氏多強調吳姓郡望，王氏多強調琅琊、太原郡望，至於著姓之下究竟有多少郡望、如何分佈，卻難有定說。從《辯證》徵引的《元和姓纂》佚文來看，張氏、王氏等大姓內部，不僅郡望多，而且分佈廣泛，遍及南北各地，例如張氏，就有河東、始興、馮翊、吳郡、清河東武城、河間、中山、魏郡、汲郡、鄭州、安定、范陽、太原、南陽、敦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多個郡望。這些記載，極大地開闊了中古郡望研究的視野，也為進一步探討漢魏以來世家大族遷徙、繁衍、分化的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辯證》同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當然，《辯證》也並非簡單沿襲《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一些記載，而是謹慎取捨，不妄信，不苟同。如《元和姓纂》稱“茅萇氏”為《左傳》邾大夫茅萇鴻之後，《辯證》辨之曰：“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則後世子孫何至迺以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進而指出《姓纂》編纂者“誤引經傳，增收人姓，如罕萇者數十，如茅萇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穿鑿臆說，刊修官未嘗考按本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辯之。如此類者，悉合駁正”^②。再如對譙氏一姓的考證，鄧名世凡五徵經史，多方論證此氏非神農氏之後，其嚴謹治學之態度，灼然可見。

第三，除去博采經典以及大量的“舊姓書”之外，《辯證》一書材料來源的豐富性還表現在鄧名世根據“近事”、“近詔”、名族家譜以及作者之“所聞見”，增補考訂了一些姓氏，如以《魯公家譜》修訂了

① 《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芳傳》。

②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十一茅萇氏。